

宋文鑑

和 16
339
9



宋文鑑卷第四十六

奏疏

論宦官養子

吳及

論宋庠

包拯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論狄青

歐陽脩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論修河

歐陽脩

論日曆

歐陽脩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脩

論宦官養子

吳及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為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衷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說竊

利
292
9



新錄
有拘

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以至履賤踴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迺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詰於四方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益寬之僅有存者 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申飭羣吏親攬庶獄而疑讞屢報無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 本朝之清宜乎天報之佳瑞錫之以純嘏 陛下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天其意者宦官太眾而陛下未寤也何則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

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天死者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天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 祖宗近事較之 陛下試觀 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眾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 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巖廊大臣詳爲條禁進獻爲宦官者一切權罷敢有擅宮童稚置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它務之過也 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旣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負闕所致今

既罷去進獻絕領佗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爲後但勿去其世耳於
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 陛下之私則不爲害物茲然天心必
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 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
冒旒展隕越無地

論宋庠

包拯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
蒙 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
上冀 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
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亦 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
緣私詆欺變黑爲白惑亂 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
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 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
二十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少
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

之際 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
恥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
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 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
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 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
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
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
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
所發明時人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
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
名而然也至于 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
稱職均勞逸爲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爲名
揚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
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爲 陛下惜此事體
臣等所陳惟 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

施行儻以臣等為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
臣等無任激切竢命之至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吳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
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
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
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
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
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
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蚤正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
搖將士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
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
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
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答報況又徧作書告朝廷大臣意

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
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
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
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
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
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
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
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
支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便從宜不須畏避
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
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
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

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

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而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爲陛下見其作事如

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嫌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莫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 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 祖宗之言 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言侵陵之患感 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 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

過也伏惟 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 陛下惜也伏惟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 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三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 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 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

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來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閒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

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眾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

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
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
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
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
一事權旣去而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
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
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

歐陽脩

臣脩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
不疑懼搢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
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爲
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
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
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

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
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
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
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
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
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
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
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
興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
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
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爲天
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
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
譏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

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 陛下視聽漸熟遂
簡在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
於聽矣是則 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
積漸稱譽之力也 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
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
論及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
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使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
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
昌朝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
陰薦之言採摛紳公議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
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庭
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修河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

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有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
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
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三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
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言修
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
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
仲昌小人利口偽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
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
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
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
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為歸罪此所以雖
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
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
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

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眾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貴知利害權重輕又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 陛下詔計議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

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三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

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龍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卒修之雖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智愚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隄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 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副使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此河水天災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 陛下裁擇

論日歷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 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

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駁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一作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河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

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脩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

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
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
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
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
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
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
守義堅讓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受命是可惜
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
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是不
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
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
不早罷之旣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
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
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

拯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
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
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
爲賢及其弊也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
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
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
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
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
因其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
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
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閒不入遂荷保全而
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閒臺諫之選累得讜
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
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効

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俗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

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 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宋文鑑卷第四十六

宋文鑑卷第四十七

奏疏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請補館職

請復唐馱幕之制

請下罪已詔并求直言

論常平倉

論國計

論免役錢

論災異

論温成立忌

論輔郡節制

論邪正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歐陽修

歐陽修

宋 祁

宋 祁

余 靖

張 平

張 平

劉 敞

劉 敞

劉 敞

歐陽修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 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膺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卽位已來仁施澤浹九族旣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之重陛下受先帝命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請補館職

歐陽修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眾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能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務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

采乞常賜留意

請復唐馱幕之制

宋 祁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閒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幕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

請下罪已詔并求直言

宋 祁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僻君以祥自泰故益侈而趣亡賢主以咎脩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故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害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 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至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於 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啟聖心欲 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王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閒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 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卸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 陛下何不暫槩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

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飢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聞有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奸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慮得不素具於穀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聞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于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眾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所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

沴氣爲太和化已衰爲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售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羣下默然聞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爲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驗遂爲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于左如有可采讀續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瞽狂待罪之至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觀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

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贍飢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斗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斗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論國計

張方平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正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禦此者也凡所為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歷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萬緡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十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歷五年取諸

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歷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歷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歷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歷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按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也然患難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

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歷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 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 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 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 眞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爲敝之太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眾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爲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齷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免役錢

張方平

臣竊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效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願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之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治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

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 本朝經國之制縣鄉板籍分立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算斤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榷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 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于契丹 眞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毫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厯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 陛下憫時政之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絕建募傭以弛繇役所

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眾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篙錢鞋錢如此雜料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征橫斂因而著籍遂以爲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斛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碩正稅并和預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沿納錢雖緣敝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斛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二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諸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可見也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

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旣出入非畜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醢老稚以爲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春磨銓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輪十估萬輸伯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爲功干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 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爲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 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交害本同而未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

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陪輸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薪粒大鄉戶眾一役代歸十餘年閒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歎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爲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爲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沒有遺恨故

求一對清光專爲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寬愧負事聞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災異

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粲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疹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

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 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區區

論温成立忌

劉敞

臣伏聞敕旨爲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探眾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眩惑聖聰導 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尙非美事設其實然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 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 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柰何以温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寘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 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

年無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論輔郡節制

劉敞

臣伏觀詔勅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旣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敝昔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眾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

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爲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論邪正

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積久賢能眾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羣下所爲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

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維賜采擇之

宋文鑑卷第四十七

宋文鑑卷第四十八

奏疏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請敘用孫沔

蔡襄

論陳執中

范鎮

請建儲

范鎮

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趙抃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光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光

進五規狀

司馬光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

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適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

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符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卽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請敘用孫沔
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城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有履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剷除蠹弊擊擿豪強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為讎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淆至今衰息自所為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闊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為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然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穽孰肯為哉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被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寃沔以嘗副樞府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沔被遣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沔且老矣摧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憐念已用之效

蔡襄

察難明之咎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脩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論陳執中

范鎮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竊謂不然執中再入為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議當論執中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請建儲

范鎮

伏惟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負陛下也惟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露晦明之感纔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失也其得謂何方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以祖宗後裔為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得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是向之失者以為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

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聞君之為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而黜唐昭肅以下之為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陛下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不然也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昧死再拜

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趙抃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

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
柰何自翦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
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
皆眾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
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
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
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
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
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
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
陛下鑑古於今勿使修等去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
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
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
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
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
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屬皆知畏懼莫敢爲
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
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
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
舉動語言皆見倚撫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一作英材以爲公卿
百官一作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
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
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
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
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
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

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寃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治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詔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

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一作道義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彊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實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盡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卽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光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

國學鑠廳舉人試卷衮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乞下兩制詳定者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不均蓋以今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相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

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請解者
往往私置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
舉人或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
率至於不用蔭贖冒犯之人歲歲滋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
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
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
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待四方之士豈可使
京師作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
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倖者各思還
本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
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
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
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

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
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
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公家之用者
蓋亦多矣安可盡加弃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
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親知則一路之人共
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一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
有分數豈可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
亦無所容其私也若朝廷尙以爲有所嫌疑卽乞令封彌官將國子
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定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
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偏
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
各隨其所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取
一人以五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
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

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者

進五規狀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渙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只與心謀涉厯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

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眾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有一旦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

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邱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

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子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

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它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夫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也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教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

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

抵多懷苟且之計莫有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病大瘡又苦踈盪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它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

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宅官不足以賞之 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眞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 眞宗深以爲善遂止由是觀之 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

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啟僥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增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 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孔子之格言繼 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蚤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

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
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
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敢
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
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
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
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
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
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
乎姦暴不誅寃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
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
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
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
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

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版爲舟搏土爲楫
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
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
伏望 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
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亂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
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
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
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
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宋文鑑卷第四十八

宋文鑑卷第四十九

奏疏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論階級

司馬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臣伏觀 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 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機臣
 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 陛下雖踐祚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
 常式小事非天下所望於 陛下者也曷時外間議者曰 陛下
 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 陛下上畏 皇太后
 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 皇太
 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 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

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謹。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卽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曷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旣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離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

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

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眾有智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亂禁為眾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豐豐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

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頌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階級

司馬光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鈴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

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
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
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係
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
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 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眾
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
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
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
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
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
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
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

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
遂來報復屠翦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
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旣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
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
愚竊惟 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 仁宗皇帝赦趙元昊
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
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 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旣
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
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 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
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
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
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
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
旣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

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為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勅制改法祛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

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况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眾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眾卑者治寡治眾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

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眾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年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

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置制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眾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 陛下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

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

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擿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與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

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尙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

耶且 陛下歸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
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眾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
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 陛下
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
柄果不在 陛下而 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 陛下聰
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
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
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
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
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 陛下清心平慮擇
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
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 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 陛下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
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

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
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
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
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
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
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
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
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
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
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
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
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

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尙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有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眾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

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眾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宋文鑑卷第四十九

宋文鑑卷第五十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論錢穀宜歸一

司馬光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論選部

呂誨

論王安石

呂誨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晦于致治政失厥
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早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聞
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
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
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謹言鬱

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做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曷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閒以衰疾自求閒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眾怒愛微軀

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眾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

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以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瞻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又令使者督

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設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徒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主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眾捨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聞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其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哉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可議今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邱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和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謂所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啟沃亦有異於梁邱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眾謀況怙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

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 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 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曰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 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聰但願 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

罷之必有能爲 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尤
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
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
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積穀稍
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
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禾
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
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
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
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
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
減二於斛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
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
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

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
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旣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
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
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
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
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
夕若又如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
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
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
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
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
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
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
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

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皆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其終雪前恥疆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古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

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或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物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早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

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尤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為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寢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扈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錢穀宜歸一

司馬光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

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又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領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

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尙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尙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卽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閒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臣伏觀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

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己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倡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羣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歷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臣竊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實繁常患遺才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如前朝藩鎮延辟士人旣閱其實使之漸進庶幾得其用也臣欲乞今後藩鎮帶安撫使處許於

本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曰之長其效遠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呂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況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瘼曠民歸治理何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塞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爲

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爲進任四之下俾其敘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敘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 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摛紳皆慶 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士得以適其用也及進貳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觀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眾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鵠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

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 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
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 英宗朝不臣就
如有疾 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
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
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 先帝臨朝則
有山林獨往之思 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
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
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
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
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
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
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已
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
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

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
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
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
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
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
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
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
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
書勅 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
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
黼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眾非安
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
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
轢同列其事八也 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

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
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
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
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
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
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
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
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辯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
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
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
當稽于眾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
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懋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
明庶判別於真僞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
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

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宋文鑑卷第五十

宋文鑑卷第五十一

奏疏

論治本

論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論詔獄

論本朝百年無事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官給俸錢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請廣收人才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論治本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邱明直書為十二公

孫沔

孫沔

吳育

王安石

王安石

呂公著

呂公著

呂公著

呂公著

孫沔

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火風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爲患而立教於將來者也恭以 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拂紹三朝之謨訓躬萬機之憂勤旰食在治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著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而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陰治教爲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姬聞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逮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雙各崇華衛分道爭行眾目共觀與后爲並此

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仗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敢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史司記典言一百二十則爲大備故 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于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爲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敦抑制尙或騰凌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

宋史卷五十一
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
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進
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竊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
儼雲龍非深嚴不爲尊非禁戒不爲備闌入則抵罪語至則伏誅
使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
上之起居言語眾無不知帷箔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
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爲地邇臣頗邪能伺
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
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五十已下者諸宮院
子須限七十已下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
司專切點檢其職祇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檐子官各放歸本營所
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肅靜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
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
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姦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司東

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
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旣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僞取庫金三十
兩抵法况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
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僚置司將寶元後來係御寶
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
謝恩表狀造作文歷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
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卽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閣
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奏然後置簿
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卽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
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
昇平之基構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
矣宮禁嚴則中闈之事絕于眾口而朋黨不生于外矣宮人不減
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
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

恩能削威昵可消正甘言令色遜于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
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 皇帝陛下遊神清淨
毓德太室養沖和之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畏廓日
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于道義則何患
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
曰棖也慾焉得剛非用天下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吳賊
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者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
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未爲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爲
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肓擁爲癰疽潰于
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
舉恐爲不測之慮履霜至于堅冰燃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
利萬方之幸皆 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
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材愚未辨進賢

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葉
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
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曰爲 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
盡愚誠不歷詆於羣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
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無愧矣伏望夙夜之餘再賜詳覽
無使臣言爲空言則死生幸甚干犯威顏甘俟誅竄無任激切待
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沔

臣竊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用錢多或
至一萬貫蓋 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恩假武臣俸之足用犒設
軍員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
自太平四十年因循成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養疾閑地至
於老死未聞退辭軍員賓客不復延設雖稱公錢並爲已有與之
旣不知恩取之豈敢生怨若朝廷以爲小事恐傷大體臣願引卽

借三事以爲之比乞 陛下聰明詳之則知罷無損矣今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僚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感於君親豈能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僚乞賜與千百緡令資其家二也田況召自江外受命陝西委參使幕台得賜賚一二百貫此亦微事須合自陳況既恥言賜以弗及三也蓋以國家闕用多方節則惟守舊例不求損益有例者雖枉費於萬金不爲惜無例者雖可賞亦不知卹例之爲弊一至於此豈宜執而不革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勿容橫議所有刺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者並乞罷盡隨使公用錢令支撥與管內臣僚此足使武夫悍卒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異禮

論詔獄

吳育

先王凝旒黜纘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卽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有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 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其驚駭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事省府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也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大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 陛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爲 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

幸也

論 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 陛下問及 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昃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 陛下陳其一二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 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

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獨鈞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販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

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情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

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王安石

臣今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

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
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
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
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
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 陛下何所
利乎若 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
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 陛
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
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
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
也然鄂千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
何以此爲嫌 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
及 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
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

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 陛下以臣爲可信故

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
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旣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
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 本朝以
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
以疲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
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比年以
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爲守倅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
爲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
爲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卽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
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
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

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抱恩德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設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祿故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況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瘵官之弊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酌詳施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人

主延見羣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其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惜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

來天下之士 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洪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 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臣聞臬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隱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

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 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 陛下勵精為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 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 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 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摺紳聞之皆以為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 陛下下不以為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為一二識者私道 陛下聖德竊以為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

宋文鑑卷第五十一
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
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
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
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眾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汗
行卒爲 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
忽也況如顯者 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
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
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
學差遣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
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
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
爲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
陛下優遇唯 陛下幸察

26